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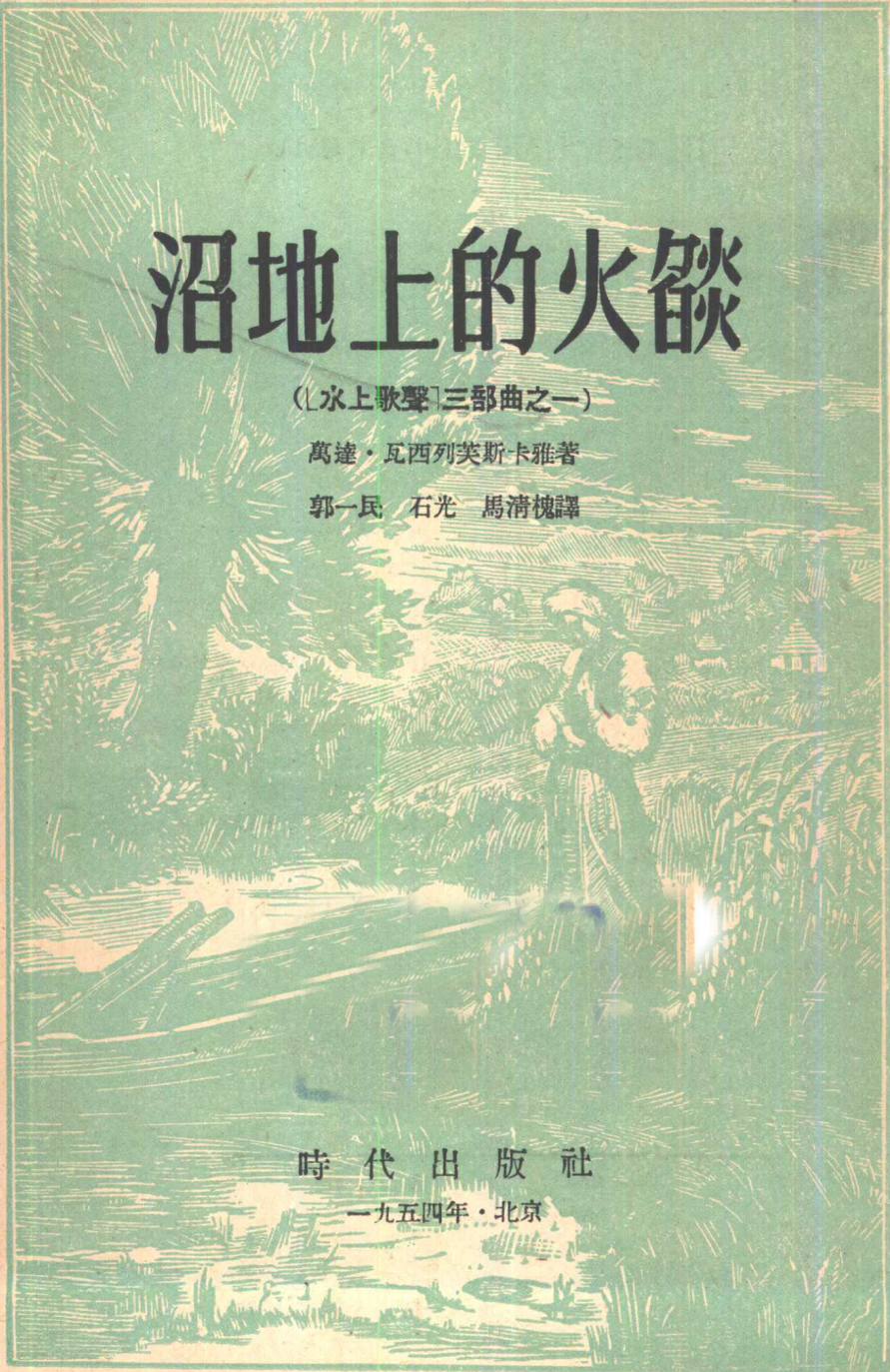


(「水上歌聲」三部曲之一)

沼地上的火燄

萬達·瓦西列夫斯卡雅著

時代出版社



沼地上的火燄

(「水上歌聲」三部曲之一)

萬達·瓦西列芙斯卡雅著

郭一民 石光 馬清槐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

ПЕСНЬ НАД ВОДАМИ

ТРИЛОГИЯ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ПЛАМЯ НА БОЛОТ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2

內容提要

本書暴露波蘭殖民政策的罪惡，敘述波列色的烏克蘭農民所受到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痛苦。作者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刻劃出階級敵人的醜惡面目，同時又以深切的同情，歌頌農民向自己的壓迫者和剝削者英勇鬥爭的事蹟。這是一本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它不但教育我們在階級鬥爭中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且又給我們描繪了西烏克蘭人民的豐富多采的生活和大自然的美妙景色。

時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華書店發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裝訂社裝訂

1954年7月北京初版 1954年7月第1次印刷

1—28,080冊 319千字



萬達·瓦西列芙斯卡雅

目次

作者介紹.....	二
正文——第一章至第二十章.....	四—五
關於沼地上的火燄.....	五
譯後記.....	四

井 2538

作者介紹

萬達·瓦西列美斯卡雅是蘇聯傑出的女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她於一九〇五年誕生在波蘭一個政治活動家的家庭裏。她從青年時代起，就參加了克拉科夫的革命運動，以後又參加了華沙的革命運動。一九二七年，畢業於克拉科夫大學語言學系。一九三四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日子的面貌。一九三五年發表了長篇小說祖國，一九三八年出版長篇小說被束縛的土地。她爲波蘭進步報紙和雜誌工作期間，除從事文學活動外，又參加革命運動，組織了一九三七年教員的罷教。一九三九年九月，在法西斯德國攻陷波蘭期間，她轉輾到了蘇聯，取得蘇聯國籍。一九四〇年在蘇聯出版水上歌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沼地上的火簇，同年第一次當選爲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一九四一年加入了蘇聯共產黨。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夕，她完成了水上歌聲第二部湖裏的繁星。

偉大衛國戰爭期間，她在西南戰綫軍政治部任上校政治委員，以後又任蘇軍總政治部上校宣傳員。同時並積極爲蘇聯各報撰寫論文和特寫。一九四二年出版名著虹，榮獲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一九四三年領導蘇聯境內波蘭愛國者聯盟，成了波蘭軍隊的組織者之一。一九四四年任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四四年出版中篇小說只不過是愛情。一九五〇年出版水上歌聲第三部江河在燃燒，該三部曲獲得一九五一年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瓦西列夫斯卡雅積極參加保衛世界和平運動。她現在是世界和平理事會的理事，是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的委員。她是反對戰爭販子、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積極的戰士。她曾獲得一枚「列寧勳章」、四枚蘇聯獎章和波蘭民主共和國的許多獎章。

第一章

田裏的積水剛剛退盡，氾濫的春水中就露出了一塊塊小島似的潮溼的土地；遮蓋着一層灰色淤泥的枯亂的蘆葦，在沙沙作響；整個世界充滿了鳥雀的噪鳴。正是這個時候，奧爾辛基這地方來了兩個人。

波蘭殖民者霍吉里亞克來了，人們從去年秋天起就一直談論他了。他來了以後，馬上就在素白的木頭還在發亮的新房子旁邊的小山坡的沙地上，翻尋着什麼東西。可是，我們沒有時間注意霍吉里亞克的事情，因為和他同時又來了一位卡爾伏夫斯基工程師。因而人們開始在村長家裏開起很長時間的會議來，挨家挨戶地訪問，談着說不完的話，搔着後腦勺想心思，打着精細但又不十分正確的算盤。

帕朗斯卡姬太太，現在也像去年秋天那樣殷勤地接待工程師，她說：「您要是不待在我這裏，除了到莊稼人的破屋子裏去東過一夜，西住一宿外，又還能怎麼呢！」這麼一來，雅德維嘉就只好跟媽媽擠在一間屋子裏，把自己的沙發讓給工程師睡了。

媽媽的呼吸聲很輕微，而工程師的鼾聲却又響又放肆。這個鼾聲穿過緊閉着的門戶把雅德維嘉一雙盯視着黑暗的眼睛裏的睡意都給趕跑了。雖然這兩重聲音妨礙了她的睡眠，可是並不是一件最使她苦惱的事情。最使她感到苦惱的，是和大家一起度過傍晚，那時候，點着那盞帶着青銅油器和青銅台架的、幾乎從不使用的笨重的煤油燈，從箱子裏拿出那條有花紋的桌布，沏上十足道地的茶。

煤油燈在桌子上投射出一個明亮的光圈，她不得不在這個光圈底下同工程師先生面對面地坐着，不時擰開那個舊茶炊的龍頭，一杯接着一杯地向那喝個不停的客人敬茶。

帕朗斯卡婭太太容光煥發。她的黝黑的雙頰上泛着一層鮮明的紅暈，她得意地搓着手，和藹地說着話，話說得又多又響，只是不時偷偷地向雅德維嘉丟一個責備的眼色。不，這一回她是沒有抱着嫁女兒的希望：還在去年秋天，當工程師初次來的時候，大家就已經知道他是個結過婚的人了。所以，帕朗斯卡婭太太的殷勤的招待中，既沒有私心，也沒有不可告人的奢望。她只不過是高興看到一個打完全不同的世界來的人，並且高興給他以殷勤的招待。這人長着一雙細膩白皙的手，不穿草鞋而是穿着一雙擦得發亮的短統黑皮鞋，上衣扣着雪白的上過漿的襯領。他不但能够講述帕朗斯卡婭太太本來不知道的華沙方面的有趣的新聞，而且甚至還能講述彼得堡方面的事情——講述深深印在她記憶中的古老的、戰前的彼得堡的事情，同時還一般地講述着舊時代的事情，他並且還很贊同女主人的意見，說從前什麼都比現在強，都比現在聰明，都比現在誠實，都比現在理智。

儘管媽媽目光嚴峻地盯着雅德維嘉，但是她仍舊沒有插過一句話。她沉悶地看着茶杯，杯子裏的濃茶在燈光照耀下，像鮮血般地閃爍着。瞧，他，這個工程師卡爾伏夫斯基先生像半年前一樣，仍舊坐在那張桌子旁邊，仍舊用着那種自信的聲調說着話，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雅德維嘉突然抬起眼睛，直視

○這裏指的是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波蘭殖民者，他們多半是資產階級波蘭的退伍士兵和軍官，由波蘭反動政府把當地居民的土地掠奪過來轉交給他們。——原註

着那張消瘦的、刮得光光的臉孔。她心裏很想對着那張斯文的臉孔、那雙鎮靜的眼睛、那親切微笑着的輪廓優美的嘴唇，提出一個問題：「彼得在哪裏？彼得現在怎麼樣了？」

可是她沒有說一句話。在她的心裏慢慢產生起來的憎恨的波浪，越來越洶湧。瞧，他，這個卡爾伏夫斯基工程師還坐在那裏喝茶，說着圓滑的話，和藹而又親切地微笑着。他坐着，穿着藏青上衣，打扮得整齊齊，頭髮梳得很光亮。他是一個告密者。他可以隨意到湖邊和河邊去，他可以隨意離開這裏，然後又回到這裏來，幹自己的形跡可疑的勾當。他可以在村長那裏安靜地聊天，因為彼得已經不在這兒了。彼得已經不會再用拳頭槌桌子，不會再向農民解釋，不會再咒罵那個赫梅良楚克了。啊，現在工程師卡爾伏夫斯基高興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了，現在他可以把事情辦完，現在他一定可以徵集到他所需要的簽名……因為彼得不在這兒了。

工程師不看雅德維嘉。他對帕朗斯卡太太親切地微笑着，而她也用親切的微笑來回答他的微笑。她幹麼要去管彼得和這一切事情呢？如果她知道的話，那又會怎樣呢？她就會更加親切地微笑，更加慇懃地把盛滿蜜餞的盤子端到工程師的跟前，更加懷着敬意看着那一張仔細修刮得光溜溜的臉孔。

那張被燈光照耀着的桌子浮動着，沉沒在霧氣中，消失不見了。談着話的人聲音好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一樣——雅德維嘉聽不見話聲。彼得……彼得不在了。或許，必須直截了當地對自己說，他永遠不會回來了。十年，天啊！十年……「到那個時候，我是多大歲數呢？」雅德維嘉盤算着。這十年變成了一個不

可理解的數目，它是不能理解的、是不能感覺的、是不能想像的。

「地面只要稍微乾一些，就動手丈量。」工程師說，「事情已經辦妥了。明天我們去訂契約。」

真的，事情已經辦妥了。當然，已經辦妥了。要曉得，彼得已經不在了，而且永遠不會回來了。所以工程師先生可以這樣安然自得地在那裏品茗，談笑。去年秋天，他在這裏待過多久？兩個月，三個月嗎？總之，什麼都沒有搞成。原因是，有彼得在這兒。可是現在彼得不在這兒了。正因為他妨礙了工程師卡爾伏夫斯基先生，他才不在這兒。他永遠不會回來了……

「我還要去看一看村長，」工程師說。

雅德維嘉本能地站了起來。套門發出特別響亮的軋軋聲！

帕朗斯卡婭太太開始把一張嚴峻的、含怒的臉孔朝着女兒。好像有一隻粗大的手，一下子就把她兩頰上的紅暈擦掉了，把她薄薄的嘴唇上的微笑抹掉了。

「你怎麼啦？」

雅德維嘉慢吞吞地收去桌上的茶杯和盤子。調匙叮噹響着。

「我怎麼啦？」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說的是什麼。你就像貓頭鷹一樣地坐着，不吐一句話。如果有人問到你，就勉強地咕嚕幾句。這是多麼親熱的招待啊？！」

「這不是我的客人。」

「那就更應當客氣一些。這是我的客人，當你遠住在我的家裏的時候，就不許你這樣任性。一個多麼討人歡喜的有學問的人……他說了多少有趣的事情，可是你就彷彿沒有聽見一樣。」

「我對他的談話不感興趣。」

「那末什麼東西使你感到興趣呢？你坐在那裏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桌面，活像個傻子。我看够了你這種樣子。你應當和他親熱一些，聽見嗎？」

「我才不願意和一個暗探親熱吶。」

帕朗斯卡姬太太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怎麼敢……」

她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她的兩頰又浮上一層紅暈——這一回是憤怒的紅暈。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你說的是什麼話？」

「我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話。」

「雅德維嘉，雅德維嘉，你沒有好結果，你瞧着，留神，雅德維嘉，你不會有好結果。」

濕抹布上的纖細的絲絲粘在玻璃杯上，杯子沒有擦乾淨。那邊還有幾個盤子剩着？四個或者五個？媽媽怎麼還沒有發現一個盤子已經破裂了……又要說話了，又要挨罵了，彷彿這些盤子是命根子一樣……

可是媽媽沒有看盤子。她拖着後跟磨壞了的鞋子走到另外一個房間、自己的房間裏去，並且在那裏喃喃地嘮叨着，生氣地咕囔着。雅德維嘉捻低了發着黃光的燈蕊，竭力不使套門發出聲音，悄悄地溜出了屋子。

夜是靜謐的，溫暖的，雖然周圍的一切東西還是濕漉漉的。鞋子不時陷入路上的泥濘中。烏貝從黑暗中跑了出來。

「小狗，我們去吧，去吧……」

小路在一座很矮的小山上曲折迂迴着，一直蜿蜒到另一座小山上；腳底下飛濺出來的積水，在低窪的地方發出唧呱呱的響聲；已經聽到湖沼的沙沙聲、喧鬧聲以及它的單調的歌聲了。

雅德維嘉坐在一隻船底朝天的小船上。船是潮濕的。顯然，白天有人在湖上划過船。

遠方透明的空間，在黑暗中微微泛光。波浪一個接着一個地衝向湖岸，受到阻擋以後又退回到湖裏去了。千百個低音的混聲合唱，彷彿是被風一會兒吹遠、一會兒又吹近的勉強可聞的話聲，把人催得昏昏欲睡。心兒隨着喧鬧的波浪的節拍，均勻地跳動。從那明澈如鏡的湖面上，吹來了帶着涼意的微風。手兒可以在地面上摸到那散佈在湖畔的卵石、潮濕的沙粒和半埋在砂礫中的貝殼。天上沒有星星。大霧瀰漫的、黑漆漆的天空，好似一個黑暗的深淵，低低地懸垂在湖面上。從遠處的村莊裏傳來了犬吠聲。雅德維嘉看見了一些躲藏在地面上的、好像星星似的若隱若現的燈光。村裏的人還沒有睡。工程師卡爾伏夫斯基先生果真到村長那裏去了。

打湖面上吹來的風越來越冷了，彷彿是許多冰嘴在呼氣似的。幾乎看不出波動的細浪，拍打着河岸，發着嘮叨不休的怨言和無止境的回聲。雅德維嘉站起身來。

「小狗，我們走吧。」

順着河岸可以直達村子。她們的家在老河床的拐彎角上；這個地方叫奧爾辛基。左邊，小山背後是一片湖沼，右邊是河的第二條支流——河水從三面包圍了雅德維嘉的世界。

姑娘小心地穿過潮濕的地峽，走到村長的屋子跟前。骯髒模糊的小窗閃爍着燈光，它像是一隻蒙着白翳的眼睛，凝視着黑夜。雅德維嘉走得更近一些。裏面的人是看不到她的。當然，他也在這裏。他坐在桌

子旁邊比手畫腳，高談闊論。旁邊是赫梅良楚克的狡猾的長臉。他不斷地點頭表示同意。再過去是村長，比斯柯爾和所有旁的人。只是彼得不在，彼得不在……那怕你把臉貼着玻璃站在這裏站一年，也再不會看到彼得了。

狗嚎叫起來。

「小狗，別糾纏我！我們馬上就走，馬上……」

她打着冷顫回頭往家走。眼睛被燈光弄花了，黑暗中什麼也看不出來。雅德維嘉在潮濕的黑夜裏，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慢慢走着，覺得腳底下的泥土鬆鬆的。空虛，世界上充滿了可怕的空虛。

媽媽已經睡着了。這是唯一的好事。雅德維嘉小心翼翼、蹣手蹣腳地繞過屋子，向大棧房那邊走去。

棧房裏放着一排一排盛滿稻穀的木桶，堆放着馬具，那裏還有一隻白樺樹枝編成的籠子，一隻黑母雞正在裏面伏在火雞的蛋上孵小雞。雅德維嘉摸到角落邊的一隻木桶旁邊，雙手插入冰涼的稻穀中。手指接觸到了一個小小的包裹。心裏放心了——它在這裏啊！她自己也好笑起來——該把它藏在哪裏好呢？

她又把稻穀扒開，小心地把小包埋了進去。誰能在這裏找到它呢？誰會到這裏來找它呢？誰會恰恰跑到這裏來呢？不會有人來的，甚至連工程師卡爾伏夫斯基也不會來的。要曉得，雅德維嘉不是彼得，他不是他的眼中釘……

真奇怪，彼得只留下這麼一個用細繩子捆着的小包裹。甚至還不曉得這個小包裏裹放的是什麼。老實說，也許最好是把它扔掉、燒掉或者消滅掉，因為彼得再也不會來拿它了。只要包裹放在這裏一天，她就會永遠擔心着不能完成他的最後的囑咐：「誰都不要給，誰都不要給，誰都不要給，誰都不要給！」他把「誰都不要給」

這句話說了三遍，以後什麼話都沒有說。如果不是這最後三句匆匆說出來的話，或許可以去和斯傑費克商量商量。這樣，就只好自己藏着了。

雅德維嘉回到屋裏，把燈蕊捻得更低。斯傑費克上哪裏去了？時間分明已經不早了。她脫下皮鞋，悄悄地走進媽媽的寢室，沒有聲息地脫下衣服，躺在一張窄窄的、像箭豬似的倒豎着彈簧的小沙發上。時鐘滴滴答答地響着。如果能使它停止不動，那就比較容易地入睡了。

地板札札地響着。雅德維嘉睜大眼睛，盯着暗處。當然，沒有人，地板逢到春秋時節，由於木頭乾燥或者吸入陰雨天的潮氣，常常發出這樣的札札聲。似乎，好像有人在走動。嘎吱嘎吱地響着——從櫃子這一頭一步一步走到窗前，隨即脚步就在那裏停住了。接着又嘎吱嘎吱地響了起來，從櫃子那頭走到窗前——脚步聲又不響了。雅德維嘉覺得有一種冰冷的恐懼，從自己的脚跟一直升到全身，這種恐懼彷彿把她完全控制住，好像有個鐵箍在緊擠着她的心房，使她覺得毛髮悚然，臉都嚇呆了。媽媽睡得很熟，打着均勻的輕微的鼾聲。在這所充滿神秘聲音的古老的大房子裏，怎樣能够睡得這樣熟呢？頂樓上又響起了一陣沙沙的響聲。也許是貓……

地板上的脚步聲嘎吱……嘎吱地響着……牆上也發出了輕微的、均勻的、清晰的響聲。蛀蟲在咬蝕着朽木，它們鑽入發黑的柱子裏，精細地開闢着長而彎曲的走廊、狹窄的神秘的通路。雅德維嘉明白，這是蛀蟲——像麵粉般白色的、細小的蛀屑，打櫃子的腿上、牆上、桌上紛紛撒落下來。但是，這件事白天還容易對自己說清楚，而現在是夜裏，這就比較難說了。古老的房子在札札響着，低低私語着，輕輕數着氣。現在門果真軋軋地響起來了。雅德維嘉嚇呆了。可是，這是他來了——看來，村長家裏的會已經開完

了。畢竟是清晰的、真正的腳步聲！工程師隨手從飯廳裏拿了一盞燈，向她的房裏走去。他把門關上了嗎？應該起來去看一下。她穿過一間黑暗的房間，又穿過另外一間房間，後來穿過黑暗的套門，用手摸摸他有沒有把斯傑費克能够打外面撬開來的木門門上。

地板又嘎吱嘎吱地響起來了。腳步聲從櫃子起，一直響到窗前。不，還是讓門敞開着好。門門反正解除不掉雅德維嘉所害怕的東西。

那裏，在那潮濕的黑夜中，現在反正沒有一個活人在遊逛。也許會有一個溺死鬼，一個在迷霧中消融的模糊的怪影，一個水晶國裏的百姓，拖着水淋淋的身子，在岸邊漫步，人只有在倒楣的時候才會碰到這種鬼怪。也許在從前河灣的赤楊樹林裏，會有一個青面獠牙的魔鬼坐在一棵被砍倒的樹上，用笛子吹着自己的歌曲。這個歌曲把人引入無路可走的地方，把人迷入沒有出路的沼地裏……也許水鬼現在正從黑暗的水中和那無底的沼地的水坑中向外張望，它曾在青苔密佈的小山上遍燃起飄渺晃動的鬼火。也許，林中的鬼怪正張着兇惡的眼睛，會從赤楊樹樹皮下向外探視，而低垂在河面上的柳樹，也許會變成披頭散髮的女巫。

這一切都是童話，都是傳說。雅德維嘉知道。可是這些童話、這些傳說是打哪兒來的呢？為什麼小馬加爾會溺死在水只漫到膝蓋的湖邊呢？為什麼奧麗莎的丈夫夜裏沒有回家，而在人家開始找尋他的時候，怎麼會在村旁留着他的足印的黃色的、膠粘的沼澤中找到他的屍體的呢？什麼魔力迫使他離開那條熟悉能行的小路，而在距家五百步遠的地方陷入死路一條的絕境中的呢？為什麼馬匹經過河上的小橋時會噴鼻息呢？為什麼它們會在光天化日下嚇得鬣毛直豎呢？

不，這一切都不是這麼簡單。或許待在村子裏比待在這屋子裏好些。那裏房屋緊靠着，人們彼此能夠聽到說話聲，也可以聽到大路上過往行人的腳步聲。而這裏呢？右面是水，左面也是水，無論到什麼地方——盡是沼澤、蘆葦叢、荒地和幢幢的幻象，而這所古老的房子，也不知道誰在裏面住過，不知道他是在什麼時候死的，是怎麼死的……

雅德維嘉似乎覺得，整個房子裏都瀰漫了從前在這裏住過的人們的話聲。哪些少女在這所房子裏歎息過，哭訴過她們的命運？誰在大飯廳上那張桌子旁邊坐過？誰生過大壁爐裏的火？誰遇到該高興的事情，在這裏嬉笑作樂過？誰眼睛瞪着陽光照不到的、黯淡的、保存着什麼秘密的天花板的黑樑木，死在這裏的？

她從剛能記事的小時候起，就記得這所房子了。門坎高聳在孩子的腳前，她驚恐地在門坎外面往棧房裏看，那裏，爸爸在裝糧食的高桶子中間，撒了一些殺老鼠的毒藥。

爸爸的模樣幾乎已經完全消融在悠長的年月中了，現在只記得高身材、寬肩膀的爸爸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不愛媽媽，只愛他們兩個，——雅德維嘉和斯傑費克。如果爸爸活着的話，現在一切事情會變成怎樣呢？日子會過得怎樣呢？如果他不是死得那麼早，以致他的死亡已經在人們的記憶中遺忘的話，那末情形又會怎樣呢？

黑暗消散了，眼睛對黑暗慢慢習慣起來。黑暗中漸漸顯出傢具、媽媽睡的大床、桌子和櫃子的輪廓。可是在傢具中間，却有一陣濃密的、可以捉摸的黑暗在裊裊上升着，旋轉着，就像塊追悼亡人的黑紗似的落下來，然後又往上飄浮，輕飄飄的，像羽毛一樣。擱在椅子上的衣裳，乍看起來，就像個人絕望地垂着